



藏在灰汁糕里的温暖

南海实验初中九(8)班
学生记者 雷彦辰(证号 B369)

奶奶是个念旧的人。
“年味不能少哇!”尤其到了年关,她总会惦记着自家蒸的灰汁糕。每年腊月廿七,奶奶就开始为过年蒸灰汁糕做准备了。
小时候,我总爱凑在一旁,看奶奶将后山摘来的食材洗净,去除表面多余的毛刺,只将食材沥干后倒进石臼里,舂成绿浆。接着又用纱布将浆再滤一次,留下的渣继续舂。几次下来,就有了一大盆原浆。然后奶奶就会淘新米,用木槌打成米糊,揉成面团。爷爷坐在灶台前,生起柴火,火苗晃动的光映在爷爷的脸上,满是幸福和喜悦。这时,奶奶再抓一把晒干的稻草秸秆,烧成草木灰,加水搅和,就成了灰汁水。待灰汁水和米糊充分混合,静置一会儿,便化成了一盆灰浆。最后,将原浆与灰浆搅和均匀,锅中添水,架上蒸盘,均匀淋上一层浆,蒸熟后再浇上一层,如此浇上许多回,当水汽在老屋里氤氲,灰汁糕就蒸好了。
每每这时,我总是揭开盖子,把手伸进蒸笼里去够灰汁粒,奶奶会笑着拉开我的手,说:“乖,别急,再焖一会儿才好吃。”待时间一到,奶奶会将灰汁糕切成块,吃的时候一层一层叠起来,一口咬下去,软糯弹牙,有着独特的清香

与回味。
“吃了这块灰汁糕,百事吉利年年高!”这不仅是一句祝福,更是一种爱的传递。奶奶亲手蒸的灰汁糕,带着她的质朴与祝福,满足了我们的味蕾,也温暖了我们的心。
岁月流转,生活节奏越来越快,我慢慢长大,灰汁糕似乎也逐渐被遗忘。“现在条件好了,孩子们都嫌味道老土了。”每次过年,奶奶的灰汁糕总会剩下一大块,她常对着蒸笼失落地叹气,爱的传承似乎断了。后来,奶奶再没有做过灰汁糕,我们再也没听到“年味不能少哇”这句话了。
去年小年,我嚼着难吃又粉如渣的“层糕”,忽然想起奶奶的石臼,想起水汽氤氲的蒸笼,想起奶奶制作灰汁糕时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。有些爱,就藏在岁岁年年的时光里,藏在独属于年的仪式感中。我喊来奶奶,对她说:“我想吃奶奶蒸的灰汁糕了。”奶奶先是一愣,随即眼睛一亮,说:“宝贝等着!奶奶保准让你吃上地道的味!”
当一块块灰汁糕端上餐桌,耳边又响起奶奶那句老话:“年味不能少哇!”她脸上的皱纹在笑容下泛着红光。那一刻,我才明白,灰汁糕不仅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亲情的寄托、记忆的传承。藏在灰汁糕里的,是奶奶的爱、家的温暖,是那些岁月沉淀的美好童年。

相见欢

定海二中九(12)班
学生记者 高晟轩(证号 C15102)

那年盛夏,趁着小升初,我随父母去内蒙古草原散心。飞机即将降落时,我向窗外望去——一望无际的草原如同一幅巨大的画,星星点点的羊群散布其中,如同一朵朵洁白的小花。一下飞机,我们就被一阵凉爽的气息裹挟。草原上的风拂过脸颊,洗净了城市的喧嚣,也洗净了我长久刷题的疲惫。
我们驾着租来的越野车行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,目之所及,一片鲜活翠绿。途中,路边出现了一群牛,它们正低着头尽情吃草。不远处,一群羊也在静静吃草,一派祥和景象。
正当我们享受美景,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及近,一匹棕色的马向我们飞奔而来,脚下尘土飞扬,脖子上铃铛叮当作响。等它跑近了,我们才发现骑手是一位蒙古族的小男孩,不过六七岁的模样,脸上带着高原特有的红润。他的身体伏在马上,裤脚随意卷起,熟练而自在。
见到我们,他利落地翻身下马。我忍不住惊叹道:“马骑得真好!”兴许是听到了我的

话,他仰起头,嘴角微微上扬,用生疏的汉语说:“我很小就会骑马了!”语气带着几分骄傲。见我满眼好奇地打量骏马,他说道:“哥哥,你可以摸摸我的马,它很乖的。”听闻此言,我又惊又喜,将手贴在了马的脖子上。马的体温让我渐渐安静。忽然,那匹马打了个响鼻,我连忙将手拿开。男孩看我狼狈的模样,笑出了声。他又邀我去亲近小羊,我才得知这一片的牛羊都属于他家。吃草的羊群见小主人来了,都停止了动作,抬起头来。很快,他就抱来了一只小羊羔。我轻抚蓬松的羊毛,小羊温顺地蹭着我的掌心,一股暖流流过了心底,一路的疲惫顿时一扫而光。
清风掠过草原,风声、羊鸣、笑语交织在一起。小男孩兴致勃勃地和我说起自己的草原日常生活:晨起赶羊、午后骑马、落日归家。这般洒脱的生活,让终日伏案的我不由心生向往。
夕阳西下,落日余晖洒在草原上,将万物镀上了一层金边。我与小男孩挥手道别,看着他骑马融入暮色中。从此,每当我心情烦躁,就会想起这份跨越千里的邂逅。那个爽朗勇敢的男孩,为我留下了一段欢乐的回忆。
想来,这就是“相见欢”最真实的样子吧!

我和七月的故事

东港中学八(5)班
学生记者 蒋金婷(证号 D1123)

于我而言,生命里最珍贵的陪伴,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相遇,而是小猫七月,用三年朝夕,把细碎的温柔揉进我的日常。
七月是一只加菲猫,浑身雪白,像团被阳光晒暖的云朵,唯独眼周围绕着一圈淡棕色的绒毛,像给它圆溜溜的眼睛镶了琥珀边,成了它独特的标志。我走到哪儿,那团“云”就跟到哪儿。
它是三年前的七月,哥哥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当小小的七月被装在纸箱里递到我手上时,正扒着箱沿,圆眼睛怯怯地瞅着我,我的心都化了,从此把它当成掌心的珍宝。
记得那次数学考试,我铆足了劲复习,结果试卷上的红叉却密得像网。回到家,我把卷子往桌上一扔,眼泪就砸在了印着红叉的纸面上。妈妈在一旁轻声数落着,我蜷在书桌前的椅子上,悲伤万分。就在这时,七月蹑手蹑脚地从门缝里钻进来,肉垫踩在地板上没一点声响。它跳上我的腿,用脑袋蹭着我湿漉漉的手

背,喵呜、喵呜叫着,像是在说:“小主人,别难过了。”叫完,还伸出粉粉的小爪子,轻抚我的脸颊,仿佛要替我擦去眼泪。我低头看着它,它也仰着脑袋看我,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温柔。那一刻,我的心被这小小的身子焐暖了。
七月还是我音乐路上的知音。爸妈总被工作绊住脚,难得有时间听我弹古筝,只有七月,每次我掀开琴帘,它都会准时蹲在琴凳旁。琴声响起时,它会闭上眼睛,小耳朵随着旋律轻轻动,仿佛听入了迷。要是我哪个音弹错了,它就会慢悠悠抬起头“喵”一声,那模样活像个严格的小老师。每当这时,我都会停下琴,摸摸它的头笑着说:“你这小机灵鬼,还挺懂行嘛!”
回首三年时光,七月早已超越了宠物的身份,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。它会在写作业时趴在桌角打盹,会在我开心时绕着我转圈,会在我迷茫时用小小的身子给我温暖。有人说,宠物是主人的一面镜子,可于我,七月更像一颗小太阳,把我青春里的阴天,都烘成了洒满阳光的模样。
谢谢你,七月!感谢你用三年的时间,为我的人生篇章增添了别样的色彩。



博物馆女孩(珠绣胸针)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九(12)班
学生记者 刘书昕(证号 B876)



他的清晨
定海二中八(13)班
学生记者 吕璟沂(证号 C15054)

流浪狗小黑

南海实验初中七(9)班
学生记者 李袁泽(证号 B1116)

在樱花公园边上,我经常看到一道小小的黑影。它时常蹲坐在路边,盯着川流不息的车辆,昂首期望着,像是有满腹心事。
它是一条流浪狗,毛色黑得发亮,只有胸口有一小撮白毛,围成一颗小爱心,我姑且叫它小黑。它的鼻头黑中带粉,湿漉漉的,鼻头上是一双清澈的眼睛,透着天真质朴的光。
公园旁咖啡店的老板告诉我们,小黑是被人遗弃的,已经在公园附近流浪好些日子了。
客人们听过小黑的遭遇,多少表示一些同情,会予以爱心投喂。小黑也很懂得献殷勤,但凡有点吃食,不仅点头摇尾,还能听从指令伸出爪子来跟你握手。看小黑乖巧讨喜,我也加入投喂队伍。就这样,小黑也慢慢和我熟悉起来。
一次,在公园的大草坪上,我拿出飞盘诱惑小黑,小黑便风一样奔跑起来。夕阳下,一人一狗的温馨剪影就这样被定格。我想延续这份温暖,便招手让小黑和我上车一起回家。本以为它会顺从地跟过来,没想到它跑了几步,突然一个急刹车,然后毅然折返,重新奔回到它常坐的路边。望着它坚定远去的背影,我内心不禁有些感慨。小狗的世界如此简单,它以为主人只是暂时把它留在这儿,所以,它要一直等待。
我又朝小黑走去。落日余晖照在小黑的毛发上,散射出金黄的光。此刻的它,仿佛沐浴在圣光中。它的双眸凝视前方,尾巴摇成一朵盛开的墨菊,好像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仪式。于是,我默默地离开了。